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项目

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

A Study of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ory

◆ 张晓军 等著

③ 军事科学出版社

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

A Study of U. S.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ory

张晓军

任国军 张长军 著

李星煜 李景龙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张晓军等著.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6

ISBN 978 - 7 - 80237 - 007 - 4

I . 美… II . 张… III . 军事—情报学—理论研究—美国
IV. E712. 4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7912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电话：(010) 628826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本：1000 毫米×1400 毫米 B5

版次：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21.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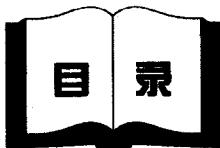
印次：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76 千字

印数：1—2000 册

书号：ISBN 978 - 7 - 80237 - 007 - 4

定价：64.00 元



绪 论	(1)
第一章 美国情报基础理论	(13)
第一节 情报的定义	(14)
一、美国学者有关情报的定义	(14)
二、美国官方有关情报的定义	(26)
三、小 结	(37)
第二节 情报的类别	(38)
一、按情报的层次划分	(39)
二、按情报活动的类型划分	(51)
三、按情报搜集手段划分	(57)
四、按情报内容的性质划分	(62)
五、按情报产品的目的划分	(64)
第三节 情报周期与情报流程	(67)
一、情报周期	(67)
二、从“情报周期”到“情报流程”的改变	(70)
三、美军对“情报流程”的独特理解	(72)
四、情报研究学者的观点	(73)
第四节 情报的角色和任务	(77)
一、情报的角色	(77)
二、情报的任务	(78)
第二章 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	(81)
第一节 美国情报分析的实践和理论简介	(82)
一、美国情报分析实践与理论构建	(82)
二、对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范围的界定	(84)
第二节 初创时期的美国情报分析理论	(85)
一、情报分析理论形成之前的美国情报分析工作	(85)

二、初创阶段的情报分析理论——历史学家和资深学者的年代（20世纪4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	(86)
第三节 争鸣中发展壮大的情报分析理论	(93)
一、前期：分析理论百家争鸣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80年代初）	(94)
二、后期：走向成熟的分析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初）	(108)
第四节 面向新世纪的情报分析理论	(124)
一、情报分析面临的新挑战	(124)
二、创建情报分析新理论的种种努力	(126)
三、总结：处于变革和创新前夜的情报分析理论研究	(129)
第五节 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的比较研究	(129)
一、情报分析理论研究的范畴	(130)
二、情报分析应用理论的系统比较	(132)
三、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的特色	(135)
四、情报分析理论研究的意义总结	(137)
第三章 美国军事情报失误研究	(138)
第一节 引言——建立在失误研究基础上的军事情报理论	(138)
一、卷帙浩繁的著述	(138)
二、原因分析	(141)
三、丰富创新的方法	(142)
四、总结	(143)
第二节 主题之争——军事情报失误的界定	(144)
一、第一次论争——向秘密发出挑战	(145)
二、第二次论争——秘密是情报的本质属性	(146)
三、对论争的评价	(147)
四、总结	(148)
第三节 军事情报失误的评判标准	(148)
一、情报周期的内涵	(148)
二、情报周期的实质	(150)
三、总结	(150)
第四节 情报的组织制度与失误	(150)
一、官僚主义的本质	(151)
二、官僚主义的视角和方法	(152)

三、中央情报主任的“角色困境”	(152)
四、“时事综合症”(current events syndrome)	(153)
五、集团思维(groupthink)	(154)
六、普通情报人员的“道德困境”	(154)
七、对体制改革建议的批评	(155)
八、总 结	(157)
第五节 情报的生产者与失误	(157)
一、情报分析面临的难题	(158)
二、对上述难题的解析	(161)
三、总 结	(164)
第六节 情报用户与情报失误	(164)
一、原因解析：不同的威胁认知	(166)
二、情报与决策关系的论争	(168)
三、总 结	(171)
第七节 余论——与“新悲观主义”思潮暗合	(172)
第四章 美国情报控制研究	(175)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检讨	(176)
第二节 情报控制简史	(184)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报控制	(184)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的情报控制	(186)
三、冷战前期的情报控制	(187)
四、冷战中后期的情报控制	(190)
五、冷战结束前后的情报控制	(194)
六、冷战结束后至“9·11事件”前的情报控制	(194)
七、“9·11事件”后的情报控制	(196)
第三节 情报控制的实现机制	(198)
一、行政控制	(199)
二、国会控制	(203)
三、司法控制	(205)
四、公众控制	(207)
五、内部竞争	(209)
第四节 情报控制的主要内容	(211)
一、保密权	(211)
二、中央情报局隐蔽行动	(213)

三、自由与隐私	(218)
四、情报政治化	(220)
第五节 影响情报控制的主要因素	(222)
一、国家安全环境	(223)
二、权力政治体制	(226)
第六节 情报控制的总体特点	(228)
第五章 美军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研究	(230)
第一节 联合作战与情报支援	(231)
第二节 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的原则	(238)
一、核心原则——“知彼”	(239)
二、基本原则	(240)
三、辅助原则	(242)
第三节 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的实施	(244)
一、计划与指导	(245)
二、搜集	(248)
三、处理与加工	(253)
四、分析与生产	(254)
五、分发与整合	(259)
六、评估与反馈	(261)
第四节 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263)
一、联合部队指挥官及其军种组成司令部指挥官的职责	(263)
二、各级情报机构的职责	(264)
第五节 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的技术系统	(289)
一、联合作战情报支援技术系统的功能要求与原则	(290)
二、联合作战情报支援技术系统	(291)
第六节 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294)
附录一 缩略语表	(304)
附录二 参考文献	(309)
中文资料	(309)
一、著作	(309)
二、译著	(310)
三、文章	(311)
英文资料	(312)
一、著作、官方文件及政府出版物	(312)

二、文 章	(317)
网络资源	(319)
附录三 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文献简目	(321)
一、情报基础	(323)
二、情报历史	(339)
三、情报行动（情报工作）	(395)
四、情报机构	(459)
五、情报分析与情报失误	(472)
六、情报改革与情报转型	(503)
七、情报与政治、社会和国家安全	(517)
八、情报与军事行动	(565)
九、外国情报研究	(585)
十、官方出版物	(602)
十一、其他	(620)
附录四 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著作提要	(626)
附录五 索 引	(669)
后 记	(673)

绪 论

一

(一) 关于“情报”

本课题的“情报”取其广义的理解。

美国现代情报理论先驱谢尔曼·肯特^①在其《服务于美国世界政策的战略情报》中，将全书分为三大部分，三部分的题目采用定义句式，分别为：“情报是一种知识”（Intelligence is knowledge），“情报是一种组织”（Intelligence is organization），“情报是一种行动”（Intelligence is activity）^②。台湾的钮先钟先生将三者连贯起来，得出的“情报”定义是：“情报是某种组织为追求特定的知识而采取的行动。”^③其实，循此连贯之法，还可以得出另外两个定义，一是：“情报是为追求特定的知识而采取行动的某种组织”；二是：“情报是某种组织通过行动而追求的特定的知识”。

我国1915年出版的《辞源》，关于“军事情报”的定义是：“军中集种种报告，并预见其机兆，因以推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④这一定义，既关涉到情报（成果），也关涉到行动（搜集、分析、通报传递），也隐含地关涉到情报机构（或情报工作者个人）和情报用户（上官）；按此定义，

① 谢尔曼·肯特（1903—1986），美国中央情报局著名情报专家，曾任美国“国家评估委员会”主席。他的《服务于美国世界政策的战略情报》及一系列重要论文，论证严谨、分析透辟、体系完备，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对战略情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享有“战略情报之父”、“情报分析之父”等美誉。1997年中央情报局成立50周年之际，作为50位曾经塑造中央情报局历史的重要官员之一，谢尔曼·肯特被授予“先驱奖”。2000年，中情局成立“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学校”，以纪念他为该局所做的突出贡献。

② Sherman Kent, *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Preface, pp. xii – xi.

③ 钮先钟：《战略研究入门》，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95—196页。

④ 《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初版，戊种卯集，第29页。

有情无报，有报无情，均不能谓之“情报”。这是典型的广义“情报”概念。本课题所称的“情报”二字，即为“情报”的“知识”、“行动”、“组织”、“用户”四者兼赅的广义内涵。

（二）关于“军事情报”

本课题所称的“军事情报”，主要是指用于军事目的，而非限定在军事内容或由军方情报部门所获得的情报。按照钮先钟先生连贯谢尔曼·肯特定义的方式，我们只需将“特定的”替换为诸如“军事斗争所需的”之类，即可。其理由如下：

既用于军事目的而内容上又是关于军事的，无疑是军事情报，但二者的重叠，往往体现在战役层次（operational level）以下；至于服务于战略层次（strategic level）的，其目的和内容则往往并不重叠，即其内容往往会超出军事范围之外，但即使其内容是非军事的，只要用于军事目的，也理当被视为军事情报；因此，内容上是否是军事的，并不宜作为界定军事情报的标准。

可能还会有人认为，所谓军事情报，应该指军队情报机构所生产和提供的情报。我们认为，是否为军事情报，应该从情报用途的角度来界定，关键看其是否服务于军事斗争；因此，情报机构是不是隶属于军队系统，也不宜作为界定军事情报的标准。所以，我们仍然坚持5年前我们编写《军事情报学》时的观点，认为“军事情报”就是：

为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搜集的情况及其研判成果。是制定国防政策、战略决策和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①

厘清了“军事情报”概念中“军事”的意义指涉之后，那么，为什么本课题在行文中使用了诸如“情报分析”、“情报控制”等概念，而未冠以“军事”这一定语呢？其实前边我们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再略作补充说明。

（1）美国的所谓“情报研究”，在研究内涵上有别于我国以图书、文献

^① 张晓军主编：《军事情报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在做这个定义时，我们参考了国内的相关权威辞书，如《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军事辞海·军事综合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虽然，各家对军事情报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却无一例外地将着眼点放在了用于军事目的上。

资料为主要对象的普通情报学，而完全与我国的“军事情报研究”等同；同时，为了忠实于原文原义，在不至于发生歧义的情况下，我们在文中直接延用了其未加“军事”（military）限定的原始表述。

（2）从我国的权威军事辞书看我国的军事情报理论表述，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军事情报学》分册，在诸如“情报收集”、“情报整理”、“情报处理”等概念前，也未加“军事”这一定语。^①

而 1997 年版的《军语》对军事情报的定义，更明确地讲“军事情报简称情报”^②。

二

美国的军事情报理论研究，发轫于 20 世纪 40 年代，发展于 60~70 年代，兴盛于 80 年代，成熟于 90 年代，变革转型于世纪之交，至今保持着蓬勃的发展势头。

情报研究在美国，早已是一门公开的学问：有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有著名的学术期刊，有庞大的研究队伍，有名家、名著，还有见仁见智的诸多著名理论命题。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服务于美国世界政策的战略情报》（*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③ 出版以来，美国在军事情报理论研究领域，一直保持着一派盎然的景象。数十年来，已出版的军事情报理论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著作从情报控制（intelligence control）、情报历史（intelligence history）、战争形态演变与军事情报的角色变化（the changing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warfare）、军事情报失误（military intelligence failures or blunders）等宏观研究，到军事情报分析心理学（psychology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alysis）、军事情报分析的依据与推理（evidence and inferenc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alysis）等微观研究，从军事情报的基本概念和术语（basic definitions and terms）、性质（nature）、作用（role）、功能（function）、工作流程（intelligence process）等基础理论的探讨，到信息时

① 详情参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情报学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的相关条目。

② 即：“军事情报简称情报，它是对获取的军事斗争所需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的成果。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及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41 页。

③ 美国第一部系统战略情报理论著作，作者为谢尔曼·肯特（1903—1986）。

代情报工作的特点（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s in information age）、联合作战的情报支援（intelligence support to joint operations）等应用理论的研究，几乎涉及到军事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各个层面。作为军事学、政治学、情报学、国际关系、公共管理学、领导科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军事情报研究备受美国情报界、学术界的关注，已经成为一门不折不扣的显学；并且，其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系统的教学内容和完备的课程体系，进入了大学课堂。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的军事情报理论研究状况还相当陌生。这种陌生，不仅会妨碍我们对美国军事、外交政策的全面了解，还会导致我们对美国政治、社会、文化、历史理解的片面与残缺。本课题的完成，既可为军事情报学的学科建设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积淀与支撑，又可为我军情报工作提供理论借鉴和有关美军情报工作的动态信息；因此，是一项极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研究课题。

作为国内第一部以美国军事情报理论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其难度可想而知。在申请课题立项时，我们曾写道：“本课题的难点：一是资料搜集的困难，因为直接用外文原版书进行研究，是保证课题科学性的基础，所以需要大量的外文原版著作；二是原创性的困难，因为这将是第一次对美国的军事情报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从庞大数目的梳理、诸多新概念的理解、理论观点的解析诠释，到深层理论意义的开掘与评析，都需要从头开始。”虽然从动笔算起到完稿，费时2年多；然而，如果从课题负责人着手资料准备、研读思考、设计筹划等开始算，至今至少已经花去了近8年的时光。数年来，我们搜求、整理了大量的原文资料并做了一系列的准备。作为本课题的演练和前期“热身”，我们先从中挑选出24本代表性作品，据内容加以分类、评介，出版了第一辑《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时事出版社，2005年5月），第二辑的撰写工作也已开始；另外，我们还编选了一套《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述选读》（*Selected Readings from American Books on the Study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一套《美国军事情报文选》（*Selected Readings on U. S. Military Intelligence*）；课题组成员边研读边思考边撰文总结，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的研究论文。这些都为最终成果的完成，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三

尽管如此，本课题正式启动后，我们还是遇到了预想不到的重重困难。因

为是筚路蓝缕式的工作，开笔撰写之前，搜求资料惟恐不全，具体的撰写过程之中，研读资料又苦于量大，概念的诠释如何才能更加准确、原著的理论思维脉络如何能更加贴近等等。其中，在开笔之初，最先遇到的，就是如何设计全书的结构问题。对此，我们曾作了认真的思考和反复的比较权衡。

我们认为，所谓结构，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总体认知的本质性提炼和浓缩，是作者把握论题的基本逻辑脉络，是一部著作基本思维理路的起承转合。关于本书的结构，我们曾设计了多种，最终的取舍，主要集中在两种：其一是将军事情报圈内的内容划分为若干要素，如情报体制、情报流程等等，再将影响军事情报工作的圈外内容划分为若干因素，如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等等，将两者联系起来，就得到若干理论线索和论题，从本质上说，军事情报理论研究的范围概莫能外；其二是按照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的实际状况，分为若干问题，这些问题时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中反复出现的课题，是引起研究者目光聚焦、不断关注的部位，是研究的重心和热点。我们选择的是后者，即将那些持续吸引研究者目光、使研究力量最为集中、不期然而然地形成研究者“扎堆儿”用功的论题罗列开来，径直作为我们研究本课题的结构。因为，说到底，作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总体认知的本质性提炼和浓缩”也罢，或作为“作者把握论题的基本逻辑脉络”也罢，其取舍的标准，终归应该落实在主观体认与研究对象的接近程度上，即比较而言更接近研究对象真实状况的，应取得选择的优先地位。我们采取第二种方案作为本书的结构，不仅可以集中反映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的重点成果和主要观点，同时，其本身也客观地反映了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课题与研究力量的真实分布状况，可以最大程度地达到我们的主观体认与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的真实面貌的统一。依此选择，本课题就分为五章展开：

第一章，情报基础理论；第二章，情报分析；第三章，情报失误；第四章，情报控制；第五章，联合作战情报支援。

四

那么，美国的军事情报研究为什么会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呢？

情报基础理论研究是情报研究的奠基性工程，是研究其他情报命题的研究起点和立论前提；在整个情报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情报基础理论的渗透性、辐射性最强，是情报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情报分析，是情报工作的核心。情报工作的价值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落

实于分析研判。情报分析在总体上是一个偏向于社会科学，充满着模棱两可、不确定性、迷惑性的领域，是科学，也是艺术。量化和数学方法的介入，可以解决情报分析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的问题——这也是情报分析工作科学化的重要体现——但在总体上，情报分析不可能完全凭借量化的办法得到解决。在实际工作中，情报分析处于情报工作的核心和顶层位置，情报分析人员是最重要的顶层专家。于是，对情报分析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了情报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

情报失误研究成为热点有着特定的政治、历史、文化、法律等背景和原因。美国人注重自我纠偏、富于批判精神，加之 20 世纪 60 年代，一股批判现状、要求改革的社会思潮席卷美国，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批著名的号称“掏粪者”的带动下，不时有学者、离职或退役的情报官员、知名记者，对情报界的失误、丑闻予以揭露。那股强劲的“揭丑”之风，吹拂到今天，依旧余波未歇。加之美国的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批判性思维在美国异常活跃，学者们从一开始就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军事情报失误的根源并力求探寻不同的救治和预防良方。而且，军事情报最大的功能在于预测性，它甚至可以脱离想法和行动的基础与依据，而单独地发生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但消释于无形的未然事件不大可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于是，惟有失误会转变为严重的事件，长久地储存于人们的心间，供人们反思、研究。其结果，是涉足军事情报失误领域的研究者及其成果，数量众多、蔚为大观，成为美国军事情报研究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

情报控制其实就是对建设和管理问题的深层次叩问，是具有美国独特政治、法律、文化等背景的研究。鉴于美国的情报系统和情报工作的演变与发展，正是在与美国这种独特背景的互动中进行的；于是，情报控制理论，又成为一种观察、解释美国情报发展历史的独特理论，其理论的解释力、探讨的深刻性，已远超过一般的历史陈述。正由于其理论和历史的双重功能，情报控制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

更重要的是，以上四大命题常常相互渗透、彼此牵连。情报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渗透、关联到几乎所有情报理论命题的讨论；情报分析、情报失误，常常是同一问题正面做、反面做的问题，甚至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情报控制的探讨，又深层次地关乎保证情报工作不超越法律的规范、保证情报分析判断正确、避免情报失误的制度层面的原因发掘；而情报分析、失误、控制又重叠交叉于对情报历史的回顾、总结、探讨和研究之中。这四大论题重叠交叉，甚至难分彼此，似乎不同的著作只是切入角度的不同、理论

观点的不同、论证材料的不同。因此，我们做文献分类时，常常感到左右为难，这从我们列出的文献简目分类及说明中，也可看出：一本书，到底是放在历史类，归入分析类，还是归入失误类，难于定夺。即便是个人经历或历史的叙述，其中最有理论价值的，也往往是有关分析、失误、控制等等问题的叙述与思考，或直接或间接而已。

联合作战是信息化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与传统作战形式相比，情报支援已不再仅仅是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的前提与基础，而是计划、准备和实施作战行动的核心与焦点。情报支援，是实现联合作战的关键。军队的信息化，主要是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和作战体系的信息化，当今，初步实现信息化并有能力遂行信息化作战行动的，只有美军。正如当初蒸汽机的发明使英国成为世界工业革命的中心和各国纷纷研究、仿效的对象一样，当今的美国也成了世界各国建设信息化军队、探讨信息化作战理论的研究对象。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作战层次的情报问题研究，本书将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研究专列一章。

总括地讲，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虽多，但大体不出这五大范畴。

五

本书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美国情报基础理论。本章选取介绍了最具基础性和最能反映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特点的内容，主要包括“情报的定义”、“情报的类别”、“情报周期与情报流程”和“情报的作用”等。（1）“情报的定义”是最为基础的内容，也是美国官方和学者论述最为丰富、最具思辨色彩的内容，它对本章的另外三个内容起着根本的规定性作用。虽然美国目前关于情报定义并没有形成一个为各方所普遍接受的表述，但大家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情报是一种“知识”、“信息”，在不同语境中，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活动或组织；情报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对手（或敌方），主要内容是有关对手（或敌方）的情况，但“己方”或“友方”的情况，是使情报全面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除直接搜集到的原始信息之外，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研判的结果也是情报的内容，这一步骤是情报流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情报来源有秘密和公开之分，二者同等重要，但机密性是情报最为重要的特点；情报用于辅助用户决策，情报工作的开展应以用户的需求为指导；反情报是情报工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保障了情报工作的完整和成功；隐蔽行动是美国情报工作中极其特殊和引发争议最多的内容，官方对此采取的是默认态

度。(2) 以对情报基本涵义的认识为基础，美国对情报进行了多重分类，主要的分类标准有 6 种，分别是情报的层次、情报所涉及的内容、情报活动的类型、情报搜集手段、情报内容的性质和情报产品的目的。其中，按所涉及的内容将情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情报等，是一种各国所普遍遵从的方式。除此之外，其他 5 种分类方式都鲜明地体现出美国的情报理论特色。(3) 情报周期是美国情报理论中独有的概念，意在表示情报从计划到生产到使用的周而复始的过程。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新一轮大规模联合作战条令修订过程中，美国官方大致于 2000 年前后确定，情报周期包括计划与指导、搜集、处理与加工、分析与生产、分发与整合、评估与反馈 6 大步骤。但在理论与实践的磨合过程中，美国情报界逐渐意识到情报周期的理论缺陷，并于 2004 年前后开始代之以“情报流程”的概念。虽然情报流程仍然沿用了原来的 6 大步骤，但它抛弃了以往前后继起的线形或星形结构，而改用了网状的拓扑结构，更加强调不同情报行动间的相互联系，也更加完整地体现出现实情报工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4) “情报的角色和任务”是从情报定义延伸出来的又一个重要基础理论领域。关于情报的角色，美国认为情报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所需的，是政府的信息提供者，是政策制定的助手，还是重要的预警机构。与之对应，美国情报部门承担着多重任务，包括支援外交、支援和监督条约和协议的签署与履行、支援军事行动、支援防务计划的制定、支援经济活动、防范威胁美国利益的跨国行动、为职能机构提供相关信息支援、支援信息战等。

第二章为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情报分析是军事情报研究的核心内容，分析研判是情报工作全部价值得以最终实现的关键。所以，也成为美国军事情报理论探讨的热点和焦点。本章在对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全面细致地研究了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客观评介了各种分析理论的基本特征、应用价值、内在联系与适用范围。本章的研究基点是对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的历史考察，重点在于评析分析理论的功能和价值，揭示其哲学本质和学科基础，并从中探寻理论体系创新发展的动力。本章按照理论发展和演进的时间与逻辑顺序分为五节，各节的主要内容是：(1) 介绍美国情报界对情报分析基本概念的认识，界定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的范畴，探讨分析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分析理论的渊源和发展趋势，以及分析理论的体系和层次等；(2) 回顾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初创时期的发展状况，详细阐述早期的美国情报界如何把情报分析从技艺提升到职业，并建立理论指导的开创性努力；(3) 从宏观角度阐述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在争鸣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一方面依据美国情报研究专家的论述，

解释各种理论的时间分期、代表人物和流派归属；另一方面在展示理论体系全貌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具体阐述最具代表性的分析理论，并对这些理论的优点和缺陷做出剖析；（4）重点叙述美国情报分析专家关于情报分析在新环境中如何变革与创新的各类新理念和新方法，在此基础上简要评析分析理论的应变能力和发展方向；（5）归纳总结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的体系结构和研究特色，首先利用列表和图示系统比较各种情报分析应用理论的主导思想、推理形式、分析模式等等，其次阐述不同理论之间的继承和借鉴关系，并指出它们在具体应用方面的区别和优劣之处，最后总结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的特色与意义。

第三章为军事情报失误研究。早在 200 多年前，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威尔就在其访美行程中发现：“美国人的巨大优越性，不仅在于他们比其他民族明智，而且在于他们犯了错误之后能够改正。”^① 200 多年之后，中国的著名美国学学者资中筠，在世纪之交，对 20 世纪的世界做了历史性回顾，在探讨美国何以不仅腐而不朽，反而日渐强盛的原因时，其中之一也是，美国是一个不断自我批判和渐进改良的国家^②。美国在军事情报研究领域，也是如此。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不时有专家、学者和离职或退役的情报官员，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军事情报失误的根源并力求探寻不同的救治和预防良方。其结果，是涉足军事情报失误领域的研究者及其成果数量众多、蔚为大观，成为美国军事情报研究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③ 首先，美国学者在探讨军事情报失误现象时大胆借鉴了其它学科比较成熟的理论。譬如，在探讨因情报体制的不健全而导致军事情报失误的问题时，一些学者运用国际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套用现成的官僚机构运作模型分析了情报机构的产生和演变历程，厘清了组织结构、现实工作与情报政策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探讨影响情报人员做出正确判断的因素时，他们运用认知

^① [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 257 页。

^② 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下卷），三联书店，2000 年版，上卷第 13—19 页。

^③ 仅以美国情报界最重要的机构——中央情报局为例：中央情报局大学、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中心每年都要专门出版刊行一些情报失误案例，让该局的情报分析专家通过对这些案例的研究来吸取教训，了解不确定性和突然性给情报工作造成的挑战。参见 Jack Davis, “Improving CIA Analytic Performance: Strategic Warning”, p. 2. in *The Sherman Kent Center for Intelligence Analysis Occasional Papers*, Volume 1, Number 1 (September 2002).